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三寶設壇祭海濱

詩曰： 遭風誰道不心酸，巖洞之中斗樣寬。
曲頸坐時如鳥宿，屈腰睡處似鯁蟠。
拍天浪沸渾身濕，刮地風生徹骨寒。
喜有白猿修行滿，平施側隱度雲端。

卻說四個小猴承了母命，竟望山岩之下打一瞧，只聽得有個哭泣之聲，卻不曾看見是個甚麼樣兒的客子。這些小猴兒著實吶喝一聲，說道：「甚麼人啼哭哩？」卻說李海在個山岩之下啼哭，猛聽得有人問他，他心裡想道：「這等大海之濱，終不然有個『茅屋雞鳴隈海曲』，終不然有個『漁翁夜傍江干宿』，怎麼岩上有個人聲？」心裡一則犯疑，二則巴不得有個人來才有個解手，故此收拾了眼淚，閃到洞門外面，抬起頭來望上瞧著。那些猴兒看見岩下委果是個生人，連忙的又問道：「君子，你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為哪一件事撒在個巖洞之中？你若告訴明白，我這裡救你的性命。」李海抬頭一看，只見是一班小猴兒，歎上一聲氣，說道：「運去奴欺主，時乖鬼弄人。我今日遭此大難，誰想一伙猴兒也來戲弄我哩！」那山上的猴子聽見他歎氣，高聲大叫：「漢子，你不消歎氣哩！你但從實的說個來蹤去跡，我這裡搭救你上山來。」李海心裡想道：「這些猴兒話語兒輕，喉嚨兒清，想必也是有些氣候的。我欲待不告訴，我也到底是個死；倒不如告訴這一段苦情，或者又有個生活處，未可知也。」這叫做是個「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」，到如今礙口飾羞的事做不得了。沒奈何，高聲答應道：「我乃是南朝朱皇帝駕下欽差下海取寶的軍士，本貫水軍右衛先鋒，姓李名海的便是。為因寶船行至白龍江下，風浪大作，寶船有顛覆之危。當有我國師高登懸鏡臺，掛起照妖鏡，看見江水裡面是一條白龍精，困厄一千餘載，專在此顛風作浪，破壞往來舟船，除是生人祭賽，才得平安。眾官商議，不忍殺生害命。又是國師遠效梁武帝宗廟犧牲，近仿諸葛亮瀘水祭品，彼時陳設祝贊，是小人站在寶船艙上，卻不知是個祭物不周，又不知是個孽龍貪毒，陡然間一口怪風吹轉篷腳，推得小的下水，救援不及，以致飄流此間。你們若是救得我的殘生，恩當重報！」那些小猴兒聽他這一席話，說得好不苦楚哩！即時轉身報與母猴知道，把李海的話兒細說了一遍。

老猴聽知，掐個爪兒算了一算，早知其事，滿心歡喜，不覺的笑一個嘎嘎。小猴說道：「母親為何如此大笑？敢又是個好饅頭餡兒來也！」老猴道：「你還想著要吃人哩！你就不記得骨光骨良頭磕了你嗓子的時候。」小猴道：「終不然因噎廢食罷？」老猴道：「只你們有這些氣海哩！」小猴道：「不是淘氣，只因母親笑的不是。」老猴道：「我笑，不是要吃人。」小猴道：「既不吃人，笑些甚麼？」老猴道：「我適來把個前定數算了一算，卻算得此人有一條金帶之分，且我與他有一口八年前世的宿緣，故此發了一笑。」小猴道：「卻怎麼得他上來？」老猴道：「你到洞裡取出那些葛藤來，揀選幾根長大的，又要堅韌的，接續了放將下去，救他上山來，我自個道理。常言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你與我快去救來。」

那些小猴領了母親尊命，不敢有違，隨即取了藤，接了索，放下山來，高聲叫道：「漢子，你休要害怕哩！我奉母親之命，救你上山來。」李海接著這一根葛藤在手裡，心裡想道：「上去也是死，不上去也是死，拚著一個死，且上去走一遭來。」硬著個心，拚著個命，把個葛藤拴在腰裡，叫聲道：「你上面拽著哩！只見山上四個小猴兒拽了半日，拽上山來。李海心裡想道：『人將禮樂為先，樹將花果為園。我今日到此，也不知是凶是吉，且把個禮來施他一施。』」好個李海，解下丁葛藤，抖一抖衣袖，對著四個小猴兒一個人唱上一個喏。那四個小猴兒看見他一個人唱上一個喏，好不快活哩！即時領他到洞裡相見老猴。李海跟著他移移三兩步，便是洞門前。李海提著個膽子，走進洞中，雙膝跪下，把個眼兒悄悄的瞧著。原來是一個老猴婆，金睛凹臉，尖嘴索腮，渾身上一片白毛。那白毛長有五六寸。正是：

獨自深山學六韜，依稀一片白皮毛。
枝頭喜共猿奴戲，月下寧同狗黨嘍。
冠沐已經輕楚客，拜封猶自重齊髦。
幾回顛倒埋兒戲，為道胡孫醉濁醪。

李海也是沒奈何，雙膝跪著，口裡說道：「小人是南朝朱皇帝御前先鋒，姓李名海，下海取寶，不幸遭風被難至此，望乞老爺救命，生死不忘。」那老猴走下座來，雙手挽著李海，說道：「請起，請起，你原來是南朝一個將軍。李將軍，實不相瞞你說，是我在這裡打坐，聽知你的啼哭之聲，是我算你一算，雖然眼下一驚，日後有條金帶之福分，且與我有些夙世姻緣，故此專命小兒接你上山來。你且權住在此，待等你的寶船取得寶來，必然在此經過，我還送你上了寶船，同回京去，豈不是好？」這個老猴話兒雖是說得好，其實像貌兒有些醜怪，李海心上有些害怕。老猴早已知其中情，說道：「李將軍，你不要怕我。我在此中已經修行有上千百餘年，全是人身，你不信我，待我穿起衣服來你看著。」叫聲：「小的個，拿衣服來與我穿著。」只見四個小猴兒蜂擁而來，拿衫兒的遞了衫兒，拿羅裙的遞了羅裙，拿鬚髻的遞了鬚髻，拿釵環的遞了釵環，一會兒撮撮弄弄，恰好是一個婦人。正是：

翠翹金鳳絕塵埃，畫就蛾眉對鏡臺。
攜手問郎何處好？絳帷深處玉山頹！

卻說老猴變成了一個婦人，又叫聲：「小的個，都要穿起衣服來。」只見四個小猴兒跑出跑進，指東話西，一會兒就是四個齊整小廝。正是：

紫衣年少俊兒郎，指纖纖玉筍長。
借問美人何所有？為言贏得內家裝。

老猴是個婦人，小猴又是四個小廝，這會兒李海心事才定。老猴又且慇懃，叫聲：「小的個，拿仙茶、仙酒、仙桃、仙果之類來，我與李將軍壓驚。」一時酒果俱到，兩個對飲對瀉，不覺天色已晚，老猴精就纏住李海，鳳枕鸞衾，偎紅倚翠。正是：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濕羅裳。
個中好趣惟心覺，體態慳忭意味長。
魚水相投意味真，不交不漆自相親。
一團春色融懷抱，誰解猴精變底人？

一個李海，一個猴精，日近日親，情濃意密，問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李海每日早晨睡在牀上，只聽得山頂上響聲如雷，心上常是疑惑。這一日問著老猴說道：「你這山上可是有個雷公窰麼？」老猴道：「那裡雷公有個窰之理。」李海道：「不是雷公窰，怎的三日兩日，這等狠狠的響？」老猴道：「不時雷響。」李海道：「不是雷響，還是甚麼響？」老猴道：「我這山上有一條千尺大蟒，他時常問下山來戲水。下山之時，鱗甲粗笨，尾巴拗橋，招動了山上的亂石，故此響聲如雷。」李海道：「有這等的異事。」老猴道：「也不是甚麼異事。我在這山上，住了有千幾百餘年，他在這山上，過了有千多年，何足為異。」李海道：「他與你無相妨礙麼？」老猴道：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自是不相妨礙。」李海道：「我要看他兒，可通得麼？」老猴道：「看也通得，只要閃在洞裡面，不可露出身子來。」李海緊記在心。

過了幾日，山上又在雷響，李海謹守老猴的教誨，閃在洞門裡偷眼瞧著，真個是好一條老蟒哩！身長百丈有餘，鱗甲斗般的大，一張喪門口，一對燈籠眼睛。李海看罷回來，問著老猴，說道：「怎麼大蟒下山，面前又有一對燈籠照著？」老猴道：「不

是燈籠，是兩隻眼睛。」李海道：「眼睛怎麼這等發亮哩？」老猴道：「它項下有一顆夜明珠，珠光射目，越添其明，故此就像一對燈籠照著的。」李海心裡想道：「夜明珠乃是無價之寶，若能夠取得這顆珠，日後進上朝廷，也強似下西洋走一次。」又問老猴說道：「大蟒的珠，我要取它的，可通得麼？」老猴聽知，大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螳臂當車，萬無一濟。這條大蟒身材長大，力量過人，假饒你千百個將軍，近它不得；何況獨自一人，如何近得它也。」李海口裡答應著是，心裡一邊就在忖個計策。終是個南朝人物，心巧神聰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問聲道：「這大蟒幾日下來戲水一次？」老猴道：「不論陰晴，三日下山一次。」李海又問道：「大蟒下山，還有幾條路徑？」老猴道：「它走了一千年，只是這一條路。」李海討實了它的行藏，心中大喜，每日間自家運用，月深日久，計策堅動，瞞著老猴，安排佈置。

安排已定，佈置已周，心裡想道：「明日大蟒遭我手也。」又對老猴說道：「我夜來一夢甚凶，心懷疑慮。是我適來起一個數，原來這個凶夢應在大蟒身上，大蟒數合休囚了。」老猴聞之，吃了一驚，卻自家掐著爪兒算他一算，說道：「咳！真個是大蟒數合盡也。李將軍，你也曉得數？你既曉得，還是個甚麼數哩？」李海道：「我是諸葛孔明馬前神數。」老猴道：「你可曾和我起個數哩？」李海道：「也曾起個數來。」老猴道：「數上何如？」李海道：「你的數上千年不朽，萬年不壞，積慈成聖，累妙成空，得了朝元正果的。」李海這幾句話兒，把個老猴奉承得歡天喜地。老猴又問道：「我這四個小的，不知他日後何如？」李海道：「我也曾起個數來。」老猴道：「數上何如？」李海道：「他的數上，比你差不得幾釐兒。」老猴道：「怎麼只差幾釐兒？」李海道：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就只好差得幾釐兒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聽得山上又在響雷。老猴道：「那話兒來了。」李海道：「我和你去瞧一瞧來。」老猴道：「不可造次。」李海道：「數盡之物，畏之何為？」

兩個攜手而出。才出得洞門，恰好是那個終生自山而來。頭先向下，不知怎麼樣兒，項下吃了些虧。終生性子又燥，抬起頭來，盡著力氣，望山下只是一溜，快便是去得快，哪曉得身子兒已是劈做了兩半個。到得水次之時，三魂逐水，七魄歸天。李海急忙的走近前去，把顆夜明珠即時撈在手裡了。老猴見之，又驚又愛，心裡想道：「南朝人不是好相交的。我這如今事到頭來不自由，不如做個君子成人之美罷。」猛然間把隻手兒望西一指，說道：「西邊又有一條大蟒來也。」李海聽知又有一條大蟒，嚇得心神繚亂，抬起頭來，望西上去瞧。老猴趁著這個空兒，就把李海的腿肚子一爪，劃了一條大口子，一手搶過夜明珠來，就填在那個口子裡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捶上了一個大拳頭。及至李海回頭之時，一個夜明珠好好的安在自家腿肚子裡了。李海道：「這是怎麼說來？」老猴道：「夜明珠乃是活的，須得個活血養它。你今日安在腿肚子裡，一則是養活了它，二則是便於收藏，三則是免得外人爭奪。」李海道：「明日家去，怎麼得它出來？」老猴道：「割開皮肉，取它出來，獻上明君，豈不享用個高官大爵？」李海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多謝指教了。」

老猴道：「我且問你來。」李海道：「問我甚麼事？」老猴道：「這個大蟒雖是合當數盡，怎麼樣兒身子就劈開了做兩半個？」李海不敢瞞他，從直告訴他，說道：「是我用了一個小計。」老猴道：「還是個小計，若是大計，豈不粉骨碎屍。你且把個小計說來與我聽著。」李海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我和你同去看來就是。」李海攜著老猴的手，照原路上打一看，原來路上埋的卻都是些鐵槍兒。老猴道：「你這一副傢伙，是哪裡得來的？」李海從直說道：「不是個鐵槍，就是你這山上的苦竹，取將來斷成數段，一根一根的削成簽兒，日曬夜露，月深日久，以致如此。」老猴聞之，心裡老大的有些個怕李海。李海也知其情，每事小心謹慎，毫釐不敢放肆，心裡只在等待寶船轉來，帶它歸朝。

卻說寶船自從祭賽之後，風平浪靜，照直望前而行。正是船頭無浪，舵後生風，不覺的離了江，進了海。只見總兵官傳出將令，盡將大小寶船，一切戰船、座船、馬船、糧船，俱要下篷落錨，一字兒擺著海口上。三寶老爺會了王尚書，會了國師，會了天師，商議已畢，站著船頭上一望之時，只見：

今朝入南海，海闊不可臨。
茫茫失方面，混混如凝陰。
雲山相出沒，天地互浮沉。
萬里無涯際，云何測廣深。
潮波自盈縮，安得會虛心。

時備辦祭品，陳設已周，兩位元帥排班行禮，中軍官開讀祭文。文曰：

維我大明，祥開戴玉，拓地軸以登皇；道契寢繩，掩天紘而踐帝。玄雲入戶，纂靈瑞於丹陵；綠錯升壇，薦禱圖於華渚。六合照臨之地，候月歸琛；大壚覆載之間，占風納貢。蠢茲遐荒絕壤，自謂負固憑深。祝禽疏三面之恩，毒虺肆九頭之暴。爰命臣等，謬以散材；飭茲軍容，忝專分闔。鯨舟吞滄溟之浪，鯨囊括都善之頭。呼吸則海岳翻騰，暗啞則乾坤搖蕩。橫劍鋒而電轉，疑大火之西流；列旗影以雲舒，似長虹之東下。俯僂耳而椎髻，誓洞胸而達腹。開遠門揭候，坐收西極之狼封；紫薇殿受俘，重睹昆丘之虎績。嗟爾海濱，禮典攸崇；赫兮天兵，用申詰告。

祭畢，連天三炮響，萬馬一齊奔。只見舟行無阻，日間看風看雲，夜來觀星觀斗。行了幾日，中軍帳上有幾個軍士，整日家日合日合，只是要瞌。原來三寶老爺手下的小內使，也是這等日合日合要瞌。王尚書船上伏侍的軍牌校尉，也是這等日合日合要瞌。傳令前哨後哨、左隊右隊，各色軍士人等，也都是這等日合日合瞌。問及天師船上，天師船上那些道官、道童、樂舞生，也都是這等日合日合要瞌。問及國師船上，只有國師船上一個個眉舒目揚，一個個有精有神。細作的報與三寶老爺。老爺道：「其中必有個緣故。」竟往碧峰寺來。

碧峰長老正在千葉蓮臺上打坐，只見徒孫雲谷說道：「元帥來拜。」國師即忙下座迎接，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長老道：「自祭海之後，連日行船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一則朝廷洪福，二則國師法力，頗行得順遂。只有一件來，是個好中不足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叫做個好中不足？」老爺道：「船便是行得好，只是各船上的軍人都要瞌睡，沒精神，卻怎麼處？」長老道：「這是一場大利害，事非小可哩！」老爺聽知道一場大利害這句話，嚇得他早有三分不快，說道：「瞌睡怎麼叫做個大利害？敢是個睡魔相侵麼？咱有個祛倦鬼的文，將來咒他一咒何如？」長老道：「只是瞌睡，打甚麼緊哩！隨後還有個大病來。」老爺聽知還有個大病來，心下越加慌張了，說道：「怎麼還有個大病來？」長老道：「這眾人是伏水土，故此先是瞌睡病來；瞌睡不已，大病就起。」老爺道：「眾人上船已是許多時了，怎麼到如今方才不伏水土？」長老道：「先前是江裡，這如今是海裡。自古道：『海鹹河淡』，軍人吃了這個鹹水，故此臟腑不伏，生出病來。」老爺道：「既是不伏水土，怎麼國師船上的軍人就伏水土哩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取水時，有個道理。」老爺道：「求教這個道理何如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有一掛數珠兒，取水之時，用他鋪在水上，鹹水自開，淡水自見，取來食用，各得其宜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能夠普濟寶船就好了！」長老道：「這個不難。貧僧這個數珠兒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。我和你寶船下洋，共有一千五百餘號。貧僧把這個數珠兒散開來，大約以四隻船為率，每四隻船共一顆珠兒，各教以取水之法，俟回朝之日付還貧僧。」老爺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國師陰功浩大，不盡言矣。」長老道：「這是我出家人的本等，況兼又是欽差元帥嚴命，敢不奉承。」兩家各自回船。各船軍人自從得了長老的數珠兒，取水有法，食之有味，精神十倍，光彩異常，船行又順，哪一個不替國師念一聲佛，哪一個不稱道國師無量功德。

卻說長老正在蓮臺之上收神默坐，徒孫雲谷報道：「王老爺來拜。」長老迎著，就問道：「有甚麼事下顧貧僧？」王老爺說道：「連日寶船雖是行動，卻被這海風顛蕩得不穩便，怎麼是好？特來請教國師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連日間颶颶不絕，寶船老大的受它虧苦。但不知三寶老爺意下何如？」王尚書道：「他在中軍帳上，只是強著要走哩！」長老道：「若不害事，由他也罷。」王尚書道：「我學生連牽三日，親眼看見日前出船來。只見：

天伐昏正中，渺渺無何路。

極島游長川，嚴颿起夕霧。
海氣蒸戎衣，橙金識高戍。
捲簾豁雙眸，不辨山與樹。
振衣行已遙，寒濤響孤鷺。
嗟哉炎海中，勒征何以故。
昨日出船來，只見：
冥冥不得意，無奈理方纒。
濤聲裂山石，洪流莫敢東。
魚龍負舟起，馮夷失故宮。
日月雙蔽虧，寒霧飛蒙蒙。
誰是凌雲客？布帆飽茲風。
而我愧大翼，末由乘之從。
今日出船來，又只見：
顛風來北方，傍午潮未退。
高雲斂晴光，沉乃日為晦。
飛廉欵縱橫，濤翻六鼇背。
掛席奔浪中，辨方竟茫昧。
想象問稿師，猥以海怪對。
海瀆祀典神，胡不恬波待。

學生連日所見如此，以學生之愚見，還求國師法力，止了這個颿颿，更為穩便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老總兵吩咐貧僧，貧僧自有個處置。只是相煩老總兵出下個將令，叫三百六□行中，選出那一班彩畫匠來。」王尚書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長老道：「自有用他之處。」王尚書相別而去，即時傳出將令，發下一班彩畫匠來。眾匠人見了國師，叩了頭，稟了話。長老拿出一隻僧鞋來，叫徒孫懸在寶船頭下做個樣兒，令畫匠就在萍實中間，依樣畫了一隻僧鞋在上。畫匠看了僧鞋，仔細描畫。只見僧鞋之中，還寫得有四句詩在裡面，畫匠也不知其由，竟自畫了。長老又令眾匠人照本船式樣，凡是寶船並一切雜色船隻，俱在船頭上畫一隻僧鞋。一邊畫鞋，一邊風靜；一邊畫鞋，一邊浪息。眾匠人畫完了僧鞋，只見天清氣朗，寶船序次前行。王尚書把這個話兒告訴三寶。三寶老爺道：「有這等通神的手段哩！」叫過匠人來問道：「那國師的鞋是甚麼樣的？」眾畫匠道：「就是平常的一隻僧鞋，只是裡面有四句詩寫著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可記得麼？」眾匠人道：「也有記得的。」原來眾匠人之中，癡呆懵懂的雖多，伶俐聰明的也有，那記得的說道：「詩說：『吾本來茲土，傳法覺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』」三寶問王尚書道：「老先兒可解得這詩麼？」王尚書道：「學生一時也不解其意，不如請天師來，問他怎麼說。」即時請得張天師來，把這四句詩問他。天師倒也博古，說道：「這是達摩祖師東來的詩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可是真哩？」天師道：「怎麼敢欺。」王尚書道：「既是達摩祖師的詩，一定就是達摩祖師的鞋了。」天師道：「敢是碧峰長老適才畫的麼？」王尚書道：「正是。」天師道：「這是達摩祖師的禪履，不消疑了。」王尚書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天師道：「達摩祖師在西天為二□八祖，人東土為初祖。自初祖至弘忍、慧能，共為六祖。經上說道：『初祖一隻履，九年冷坐無人識，五葉花開遍地香。二祖一隻臂，看看三尺雪，令人毛髮寒。三祖一罪身，覓之不可得，本自無瑕類。四祖一隻虎，威雄鎮□方，聲光動寰宇。五祖一株松，不圖汝景致，也要壯家風。六祖一隻碓，踏破關捩子，方知有與無。』」以此觀之，這僧鞋卻不是達摩的？」兩個元帥說道：「還是天師通今博古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長老，其實是個有打點的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國師將令，著各船落篷打錨，不許前進。」兩個元帥，一個天師，都不解其意。未及開口，大小寶船，一切諸色船等，俱已落了篷，打了錨，照舊兒擺著。

卻不知碧峰長老不放船行，前面還是甚麼地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